

輔仁大學國文選本

社一
閻雅尚讀

輔仁大學三十七年度國文選本目錄

戰國策魯仲連說辛垣衍	一
史記信陵君列傳	三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七
史記荊軻列傳	九
晁錯論貴粟疏	一四
劉向戰國策序	一五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一七
朱浮與彭寵書	一九
後漢書范滂傳	二〇
後漢書孔融傳	二二
魏文帝典論論文	二五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六
曹植與楊德祖書	二七
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	二八
牛宏請開獻書之路表	二九

何延之蘭亭記

三二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三四

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三六

五代史一行傳序

三八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三九

司馬光答劉蒙書

四〇

蘇軾答李端叔書

四一

艾南英前歷試卷自敘

四二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與阮光祿書

四五

顧亭林論廉恥

四六

顧亭林論文章繁簡

四七

顧亭林論文人求古之病

四八

顧亭林生員論中

四九

汪中先母鄭孀人簋表

五一

洪亮吉與孫季述書

五二

「附錄」論孟一樹

五三

戰國策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彊爲帝，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王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

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訃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乎、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階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候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

因謂公子曰今日藏之爲公子亦足矣。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藏於衆入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廿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辟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藏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而入王臥內。力能竊之。藏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

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喑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莫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

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黠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穴隱

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吾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

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閼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驪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舉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渰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閼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趙廉送出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渰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閼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擊箏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箏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箏相

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領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鎗、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蔣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蔣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蔣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史記荊軻列傳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聶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謂曰固去也、吾疑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猶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請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櫛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

顧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跪而笑曰：諾。偃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圖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君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悉荊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

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

史記荆軻列傳

二、城入

以劍刺之

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揜袖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及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

史記

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擡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言竊言是非家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

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尊，民之所卑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善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矣。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爲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爲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機，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敝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

梯之義悼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百載矣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頌觀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讎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闢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

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機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籒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彙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拆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

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甚闕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常聞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闕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虛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人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皆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遂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鄰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諍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驕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靡士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實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後漢書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切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更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姦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頤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頤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纏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

廉潔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愀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因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譚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譚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者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業行以恥威權立廉尙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髮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後漢書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伯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爲中常侍候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含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獄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邱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尙書畏迫內寵召豫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拜豫中軍候在

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衆從冀還州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縣朱虛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老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貢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臣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曹青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融大業山陽郡虛承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譏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清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融融每酒

蕭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臧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都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狂奏融曰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殺與孫權使語誇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櫛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書奏下獄秦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碁融被取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敕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隼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裴獲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逆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懷懷焉嗚嗚焉其與靦玉秋霜比質可也

傳教之武仲

魏文帝典論論文

此篇在明倫彙編中一節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漢書五十二卷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

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祭之匹也。如祭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湄颯，屬

園子，號是爲之，儒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不可及也。浩自漢之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班固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

貴有異，師以系文，法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宜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貴有異，師以系文，法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宜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貴有異，師以系文，法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宜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貴有異，師以系文，法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宜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貴有異，師以系文，法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宜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品如斯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

融等已遊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吳質字季重，臨淮人，以才為主，著書不空。

魏文帝與吳質書

振威將軍、散騎常侍、

都督水陸軍事、封列

侯。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

悲，時時相弔，初得解，則淚

衣，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黃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之辭，雖不離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

有於太子。二十二年，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

之辭，雖不離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

有於太子。二十二年，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

之辭，雖不離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

有於太子。二十二年，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

之辭，雖不離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

有於太子。二十二年，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

二月三日，至白陂，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

悲，時時相弔，初得解，則淚衣，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黃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之辭，雖不離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有於太子。二十二年，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

之辭，雖不離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有於太子。二十二年，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夜遊良有以也、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求望於邑、裁書敘心、至白、

楊妃貌美而心甚人

以爲有德才自應於子下

至年則有德子連

以爲之也海河才七

以爲之也海河才七

以爲之也海河才七

以爲之也海河才七

以爲之也海河才七

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

就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

吾狂黷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何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遒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

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反自擇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拉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牛宏請開獻書之路表

經籍所興由來尙矣爰逮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尙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判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萬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尙儒術建藏書之筵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

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尙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牘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錄帛皆取爲帷蓐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足得恢宏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遷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蒞盡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贖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葬倫攸數其間雖霸王

通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詒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擬與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難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聞購實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六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攝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獨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爲

永欣爲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嘗於所製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甄書，臨寫右軍真草，書貼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唯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曾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跡越中，後更推究不獲。辯才之處，又勅追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斬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嘗於寤寐此僧者，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而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碁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榻而藥酒茶果等，江東云爛而猶河北稱饒，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研蠟略同。彼此風味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問即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詩如此者數四，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伴笑曰：數經離亂，真跡豈在必是？響揚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

於吾村受有緒乃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駭指類曰果是擲揚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摹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慙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齋生也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賞以珠內廊良馬兩匹兼實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懷俄以其年毫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廻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惟嚙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揚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尙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

存付永明溫超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己之日感前代之修禊而撰此記

此篇略有刪節全文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踴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外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敷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

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殯，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勸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翫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寬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墓者，舅弟盧遵，遵，深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辱，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張中丞名南陽人也

張中丞南陽人字子厚
南陽之南陽人也
南陽之南陽人也
南陽之南陽人也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闕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舒遠立傳，又不載備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蚘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魏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誦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文，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倍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遁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洲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嵩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換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將輒張反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殺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僂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賈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不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又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開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覺厚矣尙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不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標誦在後而不羞苟以鑒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而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司馬光答劉蒙書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在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于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數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于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潛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箕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其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竊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乃左獨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跡于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樂桂炊玉朝晦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有其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

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服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斬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于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于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厯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蘇軾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矜誇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矚不即答頗鈍廢禮一至于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邇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材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以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

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議至今坐得此罪幾死所謂齊勝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閹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辛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然文非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艾南英前歷試卷自敘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萬曆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曆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儼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己令長凡二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而序其所以梓之意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都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退之所係而予又以嬾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

其長非是諒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絛坐堂上，燈燭輝煌，爐煙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視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保腹赤裸，爲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懷腰以下大都寒。匪儼裂不知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綉涼飲茗，揮簋自如。諸生什伯爲群，擁立塵坐中，法既不嚴，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熏腥汗淫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鈴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嚅喁，詢傍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台上，東西立，際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有側席者，則又朱鈴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均困，雖瘦弱不得自由。蓋所良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爲跛踣，而自閭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剝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一文女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絛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墀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踞而受教，嚙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爲拘，文章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關所爲

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薄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竄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闕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毗陵成弘先正之禮而闕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剔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況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已重於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糲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已而一二君子湓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已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闕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爲房考時所撰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爲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陳子期字學升

明末河南高郵人

公名惲明戶部

尚書

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城公勇

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

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謂而然不敢者執事

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

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贊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

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誦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昆庶稱滿

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

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

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經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麗言於清議

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蓋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

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

事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與阮光祿書

微見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與阮光祿書

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縉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顧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盡其區區惟執事鑒焉

顧亭林論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損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顧亭林論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主乎達不論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鑿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鑿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闚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鄒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闚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辭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之人論謂如風行水

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店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顧亭林論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古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用恆用之字而借古事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榮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顧亭林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鬪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市者生員也前者謀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

二議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官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闕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徧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之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盜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

也

汪中先母鄒孀人靈表

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遷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絕故亡其譜系父處士君鼎母張孀人處士授學於家母暇日於屏後聽之由是塾中諸書皆成誦張孀人蚤沒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二弟有恩家事以治及歸於汪汪故貧先君子始爲贅壻世父將鬻其宅先主無所置母曰焉有爲婦人不事舅姑者請於處士君割別室奉焉已而世叔父數人皆來同爨先君子羸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衣服咸取具一身月中不寢者恒過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貧久之散去母教女弟數人且緝屨以爲食猶思與子女相保直歲大饑乃蕩然無所託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無壁覆之以苦日常使姊守舍携中及妹僂然勾於親故率日不得一食歸則藉藥於地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治中入學宮游藝四方稍致甘旨之養母百病交攻歷歲年竟致不起嗚呼痛哉母忠實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撫其遺孤至於成立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計母生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饑乏老苦疾疫重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蓋終其身秒一百之歡焉論其摧剝金石可銷況于血氣故吾母雖以中壽告終不得謂其天年之止于是也嗚呼生我之恩送死之戚人所同也家獲再造而積苦以隕身行路傷之況在人子嗚呼痛哉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卯朔卒明年三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血爲之表曰

嗚呼汪氏節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尙保其封樹

洪亮吉與孫季述書

季述足下日來用力何似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尙既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尙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効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垂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慙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感此數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又儲力之暇餘曷尙富疎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携素冊以到枕衣上落風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介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謂名士或縣心於貴勢或役志於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已者已失又或放情於博奕之趣畢命於花鳥之妍勞瘁既同歲月共盡此皆巧者之失也間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沈之思韋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墓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慰亦惟敢告足下也

論孟一變

瑞未名賜序之義、衡人

子禽問於子貢曰

姓陳居魯之子禽、齊人、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令尹子文

子文公治魯之子

(號孫名師子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

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

子謂顏淵曰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闔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

論孟一變

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闔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

死於臣之手也。無辜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

曰、由也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會桓冉有公西華侍坐、

已也

已也

子路會桓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前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

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而已矣、曰、夫子

何陋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

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司馬牛憂曰

冉求曰：非不使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而力不足，中道而廢，今汝輒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今見曰同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此侯時見曰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衛靈公問陳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師冕見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

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將伐顓臾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道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陽貨欲見孔子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之武城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佛肸召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長沮桀溺耦而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

子路從而後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張問孔子曰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寡人之於國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鄒與魯閔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子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將朝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誠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誠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沈同以其私問曰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語、使楚人傳語、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莊嚴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不見諸侯何義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脣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言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陳仲子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醜醜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逢蒙學射於羿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田、則必鑿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鑿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誚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父母使舜完廩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撻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箝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忼悌、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鄰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咸丘蒙問曰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

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塞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今有無名之指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虛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誹謗、予既已知之矣、誹謗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桃應問曰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

盆成括仕於齊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寫作態度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印行

敬記印刷所承印
電話 〇二三五七號
東華門南河沿路車

